

性别主义视角下米欧敏译麦家《暗算》探析^{*}

岑群霞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摘 要 | 该文从性别主义视角解读米欧敏译麦家小说《暗算》。研究发现: 米欧敏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具有女性主义意识; 在原作者的双性视角基础上, 译者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和策略体现在《暗算》的翻译选材和女主人公形象改写上; 米欧敏的性别姿态不是与男性针锋相对, 而是温和地体现在译文中, 以照顾读者接受。

关键词 | 米欧敏; 麦家《暗算》; 英译; 性别主义视角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中国当代作家麦家的谍战小说《暗算》曾获茅盾文学奖, 其英译本由英国译者米欧敏 (Olivia Milburn) 翻译, 2015 年在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暗算》是译者情之所钟的作品, 译笔优美, 深具古典韵味和现代精神, 受到译界赞赏。

米欧敏近年来翻译出版了麦家《解密》《暗算》《风声》三部作品, 也首次英译了中国先秦典籍《晏子春秋》全本, 2018 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目前对米欧敏的译者研究主要围绕《解密》进行, 如吴赟 (2016)、陈月红、代晨 (2016) 和代晨 (2017)。相比《解密》翻译和传播研究的热门, 《暗算》研究相对冷寂, 以访谈录和介绍性文字居多, 论文方面, 除了缪佳、范伊莹 (2020) 通过《暗算》人物形象含评价意义的词句的翻译策略方法, 考察人物形象的译者评价效果一文以外, 缺乏比较系统的翻译探讨, 更未见基于性别主义视角进行的译者研究。因此本文拟从性别主义视角开展研究, 从译者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出发探讨米

欧敏的翻译思想, 丰富其译者研究和麦家作品翻译研究。

一、米欧敏学术研究和汉英翻译中的女性主义意识

米欧敏出身教育世家, 是 19 世纪欧洲女性教育先驱的直系后代, 祖辈在世界范围内讲授各种语言, 她可说是听着她们直面性别偏见的故事长大 (贾子凡、米欧敏, 2019), 心中悄然埋下了女性主义意识的种子。

米欧敏在少女时代阅读了霍克思 (David Hawkes) 英译的曹雪芹《红楼梦》, 这部中文名著展现女性的才学和能力超过男性, 男主人公尊重并敬佩女性, 具有女性主义色彩 (韩惠京, 2000:

^{*} 基金项目: 本研究成果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 2018 年度招标项目 (CTS201804) 资助。

190), 她读后深有感触, 开始涉猎其他英译汉籍, 进而对中国语言文化产生共鸣, 这是她在大学攻读汉语专业的主要原因(孙继成、杨纪荣, 2019), 另一原因是想挑战以难度著称的汉语, 显示了现代女性的自主和探索精神。她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获古代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博士学位, 她主攻先秦文化和吴越古汉语, 在伦敦大学任职数年后, 担任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古代汉语教授至今(代晨, 2017: 112-113)。

米欧敏的翻译常基于学术研究。根据其“汉学著译年表”(代晨, 2017: 118-119), 她考察了南子、褒姒、西施等中国古代宫廷女性形象, 并撰写了相关论文和著作, 表达女性主义思想。《晏子春秋》涉及晏婴的爱情和婚姻观念, 他关爱、信任妻子, 看重妻子的角色, 米欧敏研究后翻译了该作品。她研究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和文献流传, 也注意中国古代有关女性的小说, 如曾受鲁迅关注的《赵飞燕外传》, 又如当代作家叶辛的历史小说《圆圆魂》描述了陈圆圆的女性成长史, 这些都引发了她的翻译兴趣(李琰, 2019)。总之, 她研究、翻译非主流群体, 即相对于文学正统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物及其作品, 如试图平衡家国关系的人物形象, 又如女性文学, 展现了女性主义意识。

作为中国历史及女性研究专家, 米欧敏了解、同情、关注女性群体所遭受的压抑, 尤其赞赏在集体主义的政治话语中坚持个性的女性人物。鉴于她在学术研究和作品翻译中所持的女性主义意识, 用性别主义理论来阐释其翻译实践是较为合适的。

二、性别主义翻译——女性主义翻译和双性视角

父权制性别文化把人分为男女两类, 并赋予男性优于女性的特权(刘岩等, 2019: 14)。传统译论植根于父权文化, 因此翻译被视为从属、派生和背叛, 被贬低到女性的地位, 成为相对于原作的第二性, 昭示了父权文化对女性与翻译的双重贬抑。与此同时, 译者也无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女性的标记, 成为原作者的女仆、情人和妻子(穆雷, 2008: 7), 但她们渴望言说, 有着追求话语权的焦躁及反抗情绪。

因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削弱作者和原作权威的思想的影响, 译者在翻译中有了更多自主权; 又由于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女性主义译者

与女性主义作家一起获得了权威, 掌握了漠视权威的方式方法(Flotow, 1991: 80-8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方译界深入探讨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的可能性及其在翻译实践的运作。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挑战了翻译本质论, 它批判了传统忠实观, 翻译不再是译者被动传递意义的过程, 而是主动创造意义的创作过程。在翻译女性主义文本时, 译者往往会采用各种翻译策略来改作品, 如增补、劫持等, 以突出女性的身份和地位。如女性主义翻译先锋Godard(1983)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行为, 强调翻译中女性、译者、译作显形, 在翻译活动中处于前景化位置。Simon(1996)认为女性主义翻译对象以女性主义作家作品或女性主义文本为主, 理论研究对象则以女性译者和女性主义译者为主, 但同时又认为男性也可以采取女性主义翻译规则, 女性也可成功翻译具女性主义色彩的男性作品。

女性主义翻译家孔慧怡(穆雷, 2008: 179)也认为, 以女性主义为基础的翻译刻意强调文本中的女性成分, 凸显阴柔的一面, 因而不限于女作家作品。女性主义翻译是翻译准则, 强调译者主体性。译者在尊重原作的同时, 并不对原作亦步亦趋, 而是基于读者接受, 以作者的姿态进行改写(穆雷, 2008: 89)。Flotow(1991: 70)评论女性主义翻译是反传统、激进而富有创意的翻译, 并强调(1997)在此种翻译中语言是操控手段, 译者再现原文女性意识形态, 并为译文负责。徐来(2004: 17)论述翻译是重写和为女性代言, 是译者传达、重写文本, 使其适于译语读者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译者可以利用译语, 作为干预手段, 在词汇、句法等层面改变原文表述。

男作家在创作中有可能超越其性别身份, 采用异性的叙事特征, 把女性成分纳入自身意识, 从女性视角去观察、感受、揭示事物, 呈现出双性视角(穆雷, 2008: 130)。如果男作者没有采取双性视角, 女性主义译者可加以纠正, 并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后文把作家的双性视角和译者的女性视角统称为性别视角。

三、性别主义翻译视角下米欧敏《暗算》英译探讨

(一) 翻译选材: 中文原本和版本选择

众多媒体宣称米欧敏是在机场邂逅了《暗算》,

并把她的翻译选材和翻译成就归为偶然和运气，但事实上翻译《暗算》是她深思熟虑、主动选择的结果（孙继成、杨纪荣，2019）。她基于一定的女性主义立场选择了中文原本和版本。

1. 原本：麦家《暗算》

米欧敏的翻译选材打破传统译论中原作、原作者为中心的定势，根据译者意愿自主地确定选材，体现了译者主体意识。她不选择公认的中国文学经典，即使这是汉译英原本选择的一般规范；也不选择先锋派作品有利于学术研究，而是广泛阅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为潜在的翻译选材，最后面向读者，选定较为通俗、扣人心弦的麦家谍战小说《暗算》。事实上当年学界中有人对《暗算》获茅奖持有异议，《暗算》在茅奖作品中也算异数。

《解密》翻译出版前后，麦家频频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米欧敏却选择隐身，并不去附和作者。《暗算》英文版出版时译者现身，一旦出境，她不屑于表达与作者不同的言论，显示出译者的独立姿态。米欧敏（孙继成、杨纪荣，2019）在接受采访时说，《暗算》翻译并非出于偶然，选材立足于一贯的努力。在首尔大学教授汉语时，她出于教学需要，力图全方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通读、比较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时，她折服于麦家的《暗算》：主人公们的职业是暗算敌方，本身却又为世俗生活所暗算。躲在暗处的他们极端孤独，因而对爱的爆发力异乎寻常，尤其是女主人公黄依依。她之所以选择翻译这部作品，首先是它个性十足又深有趣味，迥异于其他中国当代小说，属于王安忆深为欣赏的“智力游戏”；其次是出于对读者接受的考虑：英美读者熟悉并喜爱谍战题材，出于文化共性，能接受中国谍战小说。此外麦家作品的氛围吸引了她，小说语言较好，内容易于理解，翻译过程不会太艰苦，译者容易发挥潜力。

2. 原作版本

《暗算》有好几个版本，米欧敏自主选定修订版作为底本，再次在译介活动中把作者置于译者的次位，但她随后获得了作者麦家的赞同，两者形成类似于女性主义翻译中的译者和作者合作关系。《暗算》五个部分——听风者阿炳、看风者陈二湖和黄依依、捕风者韦夫和“你母亲”独立成篇，又能合而为一。作者初意是以陈二湖为最主要章节，而米欧敏则选择黄依依作为译本的最重要章节，对该形

象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和翻译，一反原作者较为片面的理解（女性端庄的反面就是疯疯癫癫），认为黄依依的言行是出于个性追求的需要。米欧敏基于自身的中国历史研究经历，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冷战时期的中国政治，并把女性置于该社会历史情境中。因此，译者最终选择的不是获中国官方最高文学茅盾文学奖的初版本（即她最初接触的版本），更不是情节火爆的电视版，而是修订版，是其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体现。

茅奖版《暗算》的中心人物是被作者和评论家看好的陈二湖，麦家最早落笔的就是《陈二湖的影子》一章，其次是《听风者：瞎子阿炳》，然后才是黄依依的章节。可见按作者本意，黄依依在人物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评论家武新军（2009：178）也认为，该版本中唯一让人意外和惊喜的是陈二湖的故事，该章叙事手法也别出心裁，而黄依依只是欲望的符号。陈二湖则代表正统，代表男性：他甘愿被隔离在红墙之内，为密码而生，为密码而死。米欧敏却选择了修订本中试图脱离密码行业的女性角色黄依依作为译本的焦点。

事实上，麦家已基于双性视角在修订版中对《暗算》、尤其黄依依章节进行了改写。2006年茅奖版有关黄依依的文字是四万，较为简洁。小说走红催生了麦家主笔的电视版：它以阿炳和黄依依为主线，后者的性格更加张扬，情感表达也相当夸张，情节偏于通俗，文学色彩偏弱。2011年麦家根据初版和电视版改写而成修订版，黄依依四万文字保留不到二万，新增十万，最后总字数达11万字，更打破了吉尔伯特和古芭所称“先前文学传统中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的刻板模式”（刘岩等，2019：43），塑造了一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新形象。新版增加了黄依依对701单位副院长安在天的爱情；详写了破译密码的过程，说明破译工作不光靠天分，更靠勤奋和执着；增加了安的苏联工作背景，及其妻子小雨真假骨灰盒的秘密，最大程度强化了黄依依的爱情悲剧。与此同时，减少了安的官场心机，突出了其献身精神、低调隐忍的个性以及爱情主题；减少了对黄依依贬低之词，人物和情节描写更合理、克制，语言也比较节制，提升了文学性。修订本经过调整润色，黄依依的人物形象变得丰满，具有了人性深度和丰厚的思想内涵（武新军，2009：179）。作者和叙事人对黄依依的情

感态度已有所改变,变存疑为欣赏,体现出一定女性主义色彩。

在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文本可分为两类:意识形态敌对的文本,即男权思想浓厚的文本,以及意识形态友好的文本,即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赵庆慧、俞溪,2014:142),《暗算》修订本取友好态度,原作者麦家对初版本的黄依依形象屡次进行了积极改写和重新塑造:她不谙人情世故,勇敢追求爱情,并执着于事业,拼尽全力追求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例如,女性常甘愿为男性牺牲自我,麦家的修订本中,黄依依却把资深密码专家陈二湖设定为破译工作中的对立面,从与他的争论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的思维代表着庸常的思维,反其道而行之就可能找到破解的线索,并最终破解密码成功。把众人仰望的陈二湖作为垫背者、替死鬼,黄依依兼具女性的灵动和男性的狠劲,也借此嘲弄了自以为是的男性群体。黄依依的言行作为作者所认可,体现出作者的双性意识。

米欧敏经过版本比较后,选定修订本而非茅奖版作为原本。事实上,《有问题的天使》一章是米欧敏最喜欢的章节:女主人公黄依依有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敢与男人一争高下,爱情事业两不误。米欧敏首先翻译此章并把译稿递给麦家的经纪人(贾子凡,2018)。米欧敏译笔上佳,具古典韵味,但她担心自己中国当代文学的素养,就邀请了当年在伦敦大学的学生佩恩(Christopher Payne)合译,后者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现代汉语,研究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孙继成、杨纪荣,2019)。

出于读者的接受考虑,不使读者的注意力被过分引导到女性主义立场,从而忽略了对故事和人物个性的欣赏,米欧敏在译本中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女性主义翻译倾向,也没有借用前言、后记、翻译日记等副文本进行相关说明,但在访谈中有所体现。细读之下,她的翻译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女性主义色彩,与她的历史研究和先前的翻译工作一脉相承。她拒绝正统观念,与男权文化把女性边缘化的方向相反,在翻译时把原文的男性形象边缘化,凸显女性形象,包括女性个体和群体,尤其加大了黄依依的表现力度,加强了其“天使”特征,再现了一个以国家的名义被隔绝于人群的个性化女性形象。她拼力突围,首先试图通过出色的工作突围,结果却被更深地隔离;又试图通过爱情甚至性爱突围,最

后却死于失婚女性的报复,陷入荒谬之境。米欧敏从女性主义角度微调原文内容,译文不但再现了原文的女性主义意图,更加强了这种意图,从而积极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创造。

(二) 黄依依形象改写

译者实施各种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改写了女性形象。首先是女主人公黄依依。女性主义翻译目的是反抗原文的男性中心和女性歧视,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徐来,2004:17),但并不意味着去除女性语言特征。写作《第二性》的女性主义作家波伏娃认为,追求性别平等,并非要把女人变成男人,应在差异中追求平等(刘岩等,2019:40)。张爱玲也对女人鄙视自身特性而崇拜男性特质的做法感到不满(王璟,2014:69)。反之,有时坚持女性语言特征恰是女性自信、不依附男性的表现。

1. 黄依依的男女性别话语的混合使用

Lakoff (2004) 认为,女性语言多用强化词,如 absolutely、really、a lot 等。这些强化词多为程度副词,也可包括表强调的形容词 every 等。郭鸿杰(2016)也发现女性的强化词使用频率远超男性。女性还多用礼貌用语、委婉语。反义疑问句(又称附加疑问句)也是女性语言特征之一,具有较强的征询意味,有经验的译者会把原文的非附加疑问句转化为附加疑问句(冯全功,2014:107)。粗俗语、骂骂语则常被认为是男性语言特征(刘岩等,2019:168)。

译者在译文中把原文稍做改动,使黄依依的话语成为女性特征与男性特征的混合。一方面,她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不被男性所同化;另一方面,她不满足于仅被看作第二性的女性,要求与男性平起平坐。译者凸显并加强黄依依的生活用语中的女性话语特征,如强化词(例 1a、例 1b)、附加疑问句(例 1c)、礼貌语(例 1d)等,显示她对女性性别的认同和身心双重自由的追求,拒绝成为国家机器掌控下男性般(如陈二湖)没有个人生活的、刻板的工作机器。至于黄依依的工作用语,译者则凸显其男性话语特征,如诅咒语(例 1e、例 1f),表现其中帼不让须眉,为男人所不能为的个性特征。总之,黄依依拒绝被男性体系同化和奴化,展现了女性主体性。译者则在翻译过程中彰显了女性主义价值观。

(1a) “不愿意。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了。”(麦家, 2018: 122)

“No. And to join a Top secret unit, definitely not.”
(Mai Jia, 2015: 141)

(1b) 她说: “姐姐啊, 我是真心爱他的, 老天和你的在天之灵可以作证。为了他, 我离开了心爱的事业, 从偌大的北京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旮旯里。我不仅爱他那卷曲的头发, 青色的胡子碴, 连每一根细小的汗毛也都爱……”(麦家, 2018:155)

“I really love him,” she said. “Heaven, and your soul in paradise, can testify to that. I gave up the job that I loved for him, and came to this rural backwater from Beijing. I love every hair on his head, every hair in his beard, even the most delicate of hairs on his body...” (Mai Jia, 2015: 175)

(1c) “你不会不准我进来吧?” (麦家, 2018:110)

“You’re going to let me take it, aren’t you?” (Mai Jia, 2015: 129)

(1d) 她说: “别说得那么酸溜溜的行不行? 安先生。”(麦家, 2018: 110)

“Mr An, can you please try to be a bit less sour?”
(Mai Jia, 2015:129)

下面一例是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的结合, 她主动追求爱情, 而又保持女性独立姿态。

(1e) 她伸出手拉住我的手说: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铁面正直, 无私无欲呢? 你不知道, 你越这样我越不能摆脱对你的爱。你理解我心里的爱吗?” (麦家, 2018: 163)

She caught hold of my hands and said, “Why are you so selfless? Don’t you realize that the more you are like that, the more I love you? Do you understand how much I love you?” (Mai Jia, 2015: 182)

(1f) 她盯着我好一会儿, 突然咬牙切齿地责问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讨厌你!” (麦家, 2018: 124)

She stared at me for a while, and then said through gritted teeth: “Who the hell are you? I hate you!” (Mai Jia, 2015:143)

(1g) 只听她笃笃地跑过来, 猛地拉开门, 露出一张脸, 满脸怒气地对我嚷道: “你干什么?” (麦家, 2018: 156)

I heard her quick steps coming over, and then she opened the door abruptly and stuck her head out. She looked extremely cross, and yelled at me: “What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Mai Jia, 2015: 176)

例 1a、例 1b 用强化词 definitely、really、every 等加重了原文用词的程度, 例 1c 把非附加疑问句转化为附加疑问句, 例 1d 把非礼貌用语转化为礼貌用语, 均是女性语言特征的体现。例 1e 中女主人公即使深陷爱情, 译文仍凸显了更具女性主动性的“我爱你”, 而不是被动的“摆脱不了对你的爱”, 保持了女性独立姿态。例 1f 用词程度加深, “the hell”表现了黄依依以牙还牙, 对以男权为代表的、以国家名义发出的强令她加入保密单位的做法发出了激烈抗议。女性语言一般比较礼貌, 这里增补 the hell, 是使用具鲜明男性话语特征的诅咒语以对抗权威。例 1g 增补的“the hell”则显示她沉醉于工作, 痛恨被打扰的神气, 与追求爱情时的面貌判若两人。可以说黄依依在生活、恋爱中是女性风格, 工作时则转换为男性风格, 如米欧敏所言, 她力图“打破其他人对她们能力上限的最高期许”(贾子凡、米欧敏, 2019)。译者强化了黄依依在生活中追求性别差异性、在工作中追求性别同质性的言行特征。

2. 译者在评价话语中以女性主义意识矫正男性性别意识

(1) 矫正男性评价

女性主义翻译不满将译者、译本、女性打入另册, 其首要目标是力争女性的尊严与平等, 破除性别歧视(徐来, 2004: 17)。《暗算》译本中译者需要矫正作者、原作叙事人和其他人物所表露的男性意识。许多男性受传统文化制约, 不是针对某个女性, 而是根深蒂固地怀有对女性群体的歧视和抑制女性的意识, 译者对此进行了大胆干预和矫正, 改写了男性评价。如“女中豪杰”的说辞默认豪杰应是男性, 女性而兼豪杰可谓异数, 译者改译为“a very competent woman”, 坚持了两性平等, 又如:

(2a) 上校(胡波)说几年前他曾在哈军大跟她(黄依依)见过一面, 是个女的, 很年轻, 也很漂亮。(麦家, 2018: 88)

The captain explained that he had run across her at the Harbin Military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 couple of years earlier, and that she was very young and very pretty. (Mai Jia, 2015: 105)

(2b) “首先,”我(安在天)说,“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研活动中能有突出建树的专家。那么二,必须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四,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百里挑一、非他莫属的人。”(麦家,2018:98)

“First,” I said, “it must be a mathematician with a record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Secondly, it must be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Russian, preferably someone who has studied there. Thirdly, the person must have absolutely no political problems. We don’t want someone too old—preferably middle-aged or younger, and single is best. …That’s the kind of person we are looking for.” (Mai Jia, 2015:115–116)

以上例子中的说话人均均为男性,他们使用“单身汉”“他”等词,顽固地认为数学家就应该是男的,即使偶然是个女数学家,也得使用“年轻”“漂亮”等具有性别意味的词语来形容,凸显其性别魅力,而非职业能力。很难认为,说话人(叙事者安在天和数学家兼军队上校胡波)完全代表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但作者也在无意识中流露出这种倾向。译者坚决地遏制了这种男性意识,例2a中去除了黄依依“是个女的”的说辞,例2b中的“单身汉”“他”被译者刻意代之以不带性别特征的代词it、someone和the person、single等用语,进行了有效的女性主义修正,消除了性别歧视。

(2) 社会评价——性别隐喻和性别标记词改写

作者已经改写了若干性别隐喻,如修订版删除了人文版104页中对黄依依“婊子养的”的贬抑性称呼,译者则进一步进行性别隐喻和性别标记词改写。

(3a) 一路上都有人在看她,看她手里的花,也看花一样的人。(麦家,2018:135)

Everybody we passed seem to look at her staring at flowers in her hand, or at her appearance. (Mai Jia, 2015: 154)

性别隐喻表达了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形象的描述。原文作者无意识间按男性思维惯性把黄依依物化为具有审美意义的“花朵”。事实上,她不仅是男性眼中的“如花美眷”,更是破译专家,所以译者删除了“美人如花”的中国文化意象,只笼统地以“样子”代替,替女主人公拒绝了歧视性的性别定位,消除了以男性意识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社会

对女性的物化”(吕晓菲,2017:241)。

原文中另一性别隐喻“尤物”则被译为“unique”。“尤物”一词原指优异的物或人(“尤”意为特异、突出),后多指容貌艳丽的女子。译者不按原文中的真正含义译为“stunner”或“beauty”(均意为“美女”),而取其原义译为unique,避免了男性对女性的观赏、褒玩态度,对黄依依的特立独行语带赞赏。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关注译者对性别标记词的操纵(Simon, 1996)。有些贬损女性的称呼语在翻译中被替换为非贬损意味的用语(王运鸿, 2019: 85),或被降调处理。如对黄依依的称谓中,其中一个来自吴方言的比喻性称谓“十三点”,因钟表上不存在“十三点钟”,指不着调的人,现多指“疯疯癫癫的女人”,该词被译者删除,代之以“mad”,该词因使用过频已不能呈现表达力度,体现了女性译者主动介入的态度。

(3b) 她忽然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指着骂:“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你连自己喜欢的人都不敢面对……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恨你!”(麦家,2018:205)

She burst out crying and cursed me through her tears, “You bastard, you don’t even dare face up to the fact that you love me…This is all your fault…I hate you!” (Mai Jia, 2015: 226–227)

“没良心的东西”是中国传统妇女口中对男性常用的称呼语,其贬损意义不太强,却无形中把女性置于被动的境地,它在翻译中被升格为骂詈语“杂种”,是对男性的控诉,体现译者对性别标记词的操纵,给了黄依依作为女性的言说机会。

(3) 改不当评价为女性主义评价

除了展现黄依依和男性们的语言并改写之,译者还通过换词、增补等女性主义干涉手段,在译文中改变对黄依依的不当评价,代之以女性主义评价。

(4a) 她像一匹小疯马,在草原上放任自由惯了,想撒野就撒野,还从来没有上过套子呢!(麦家,2018:126)

She was like a wild horse, used to roaming free across the plains and going whenever she liked: she had never been broken to the bridle! (Mai Jia, 2015: 144)

(4b) 她看我一副狼狈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放肆的笑声回荡在沉静的山谷里。(麦家,2018:148)

She saw how alarmed I looked, and burst out laughing. Her carefree, open laughter floated through the quiet mountain valley. (Mai Jia, 2015: 167)

原文把黄依依塑造得有点疯疯癫癫, 认为应该“上个套子”加以约束。她虽不失为当代文学中一个新鲜的人物形象, 但不见得很令人喜爱。更有甚者如孟繁华(引自吴义勤等, 2019)认为黄依依死于欲望, 她受异域自由思想的影响, 执意自己的性爱方式, 最后被情敌谋害。译者积极介入, 进行了形象修正。例 4a 中贬义词“疯”“放任”“撒野”换写为褒义色彩的“wild”“free”和“going wherever she liked”, 体现译者对其无拘无束的野性的欣赏。例 4b 修正了原作贬义词“放肆”, 选用比原文更贴近女性主义写作目的的语词“carefree”和“open”, 成为“无拘无束、开朗的”笑声, 塑造了当代新女性的形象, 达到了增补的效果。

(5) 我把小雨的骨灰盒埋在黄依依的墓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只感到她们两人应该在一起。都是一条战线的姐妹, 没什么不合适的, 更何况两个都是寂寞的灵魂, 在阴间有了伴, 或许就不再寂寞了吧? (麦家, 2018: 251)

I buried the casket containing Xiaoyu's ashes next to Huang Yiyi's grave. I don't know why I did that, but I felt that the two of them ought to be together. They were sisters-in-arms fighting on an

invisible front line, so it seemed appropriate. Besides, the two of them had been so unhappy. This way, with someone to keep them company in the darkness, perhaps they wouldn't feel so lonely. (Mai Jia, 2015: 279)

“寂寞”变成了“不快乐”, 是译者刻意的改写。“寂寞”符合一般中国公民与世隔绝、在保密单位献身国家事业的心理状态, “不快乐”才符合黄依依对自己的心理定位。她事业上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个人爱情生活却频遭滑铁卢。心爱的人安在天有了婚姻不能接受她的爱, 情急中探知他妻子小雨的工作秘密, 又使她终生不能摆脱保密单位 701, 另一段婚姻更使她死于非命。讽刺的是, 最后他们却发现小雨早已化为灰烬, 双方坚守清白实无意义! 正如王璟(2014: 78)所言, 女性的真实处境和情感体验常被压抑在国家论述的大主题之下。从“寂寞”到“不快乐”的改写表现了译者对女主人公的无限怜惜和关爱, 也兼顾了对小雨的评价。

四、结语

简言之, 出于读者接受需要, 米欧敏并未采取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态度, 而是基于对性别差异的认识和接受, 将其温和地体现于译本中, 其性别姿态有别于一般西方女性主义者与男性针锋相对的清坚决绝。一方面, 性别平等在西方国家已经比较得人心, 另一方面, 译者不能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女性主义改写, 而影响了读者对人物的关注。虽然米欧敏平和地表示: “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译作时能够自行发现事实真相”, 但又认为“译者都会为原作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孙继成、杨纪荣, 2019), 译者的翻译态度无疑会影响读者的判断。基于以上分析, 译者米欧敏在《暗算》英译中采取了相当的女性主义策略, 使女性免遭客体化和边缘化, 其人生轨迹更加合乎人性, 从而实现了女性主义翻译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Flotow L. Feminist translation: Contexts, practices and theories [J]. TTR: introduction, terminologie, redaction, 1991 (2).
- [2] Flotow L.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J].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 [3] Godard B. Gender and Gender Politic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 Olive Classe.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Volume I.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ing, 1983.
- [4] Lakoff R.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 Mai Jia. In the Dark [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5.
- [6] 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7] 陈月红、代晨. 信达很重要 灵活不能少——以米欧敏英译《解密》为例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6 (1): 78-83.
- [8] 代晨. 中国文学谁解密, 谍战小说我为先——米欧敏的译介历程 [C] // 朱振武, 等.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 [9] 冯全功. 霍译《红楼梦》中附加疑问句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1): 107-110.
- [10] 郭鸿杰, 周芹芹, 王梦娇. 基于语料库的加拿大英语强化词变异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6(3): 356-369.
- [11] 韩惠京. 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J]. 红楼梦学刊, 2000(2): 183-204.
- [12] 贾子凡. 《风声》《解密》译者: 我喜欢麦家作品的黑暗面[N]. 国际出版周报, 2018-10-23.
- [13] 贾子凡, 米欧敏. 米欧敏: 女性译者在翻译行业中越来越不可或缺——她故事[N]. 国际出版周报, 2019-03-08.
- [14] 李琰. 英国青年汉学家米欧敏: “让读者觉得是麦家在用英文说故事”[N]. 中国文化报, 2019-01-14(4).
- [15] 刘岩等. 性别[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 [16] 吕晓菲. 中国科幻文学外译的性别考量——以《三体》第一、二部英译本为例[J]. 外国语言文学, 2017(4): 235-243.
- [17] 麦家. 暗算[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
- [18] 缪佳, 范伊莹. 《暗算》人物形象的译者评价效果研究[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0(6): 43-51.
- [19] 穆雷. 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 [20] 孙继成, 杨纪荣. 从晏子到麦家“解密”中国文化——访英国汉学家、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米欧敏[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2-14(2).
- [21] 王璟. 译者的介入——张爱玲文学翻译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 [22] 王运鸿. 形象学视角下的沙博理英译《水浒传》研究[J]. 外国语, 2019(3): 83-93.
- [23] 武新军. 《暗算》: 茅盾文学奖的突破还是悲哀[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3): 178-180.
- [24] 吴义勤, 等. 真正的密码是人的内心——麦家作品学术研讨会发言选录[J]. 东吴学术, 2019(1): 67-90.
- [25] 吴贇. 译出之路与文本魅力——解读《解密》的英语传播[J]. 小说评论, 2016(6): 114-120.
- [26] 徐来. 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J]. 中国翻译, 2004(4): 16-19.
- [27] 赵庆慧, 俞溪. 《嘉莉妹妹》两部中译本的女性主义翻译视角[J]. 外国语文, 2014(3): 141-144.

On Milburn's Translation of *In the Dark* from Feminist Perspective

Cen Qun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Milbur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In the Dark* from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translator's academic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are both influenced by feminism. The feministic idea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demonstrated in her selec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and the version, and the rewriting of the images of the heroine. However, her feminism is not one strongly against the males but mildly reflected in the translation, thus facilitating the readers' acceptance of the translation work.

Key words: Olivia Milburn; *In the Dark*; English translation; Feminist perspective